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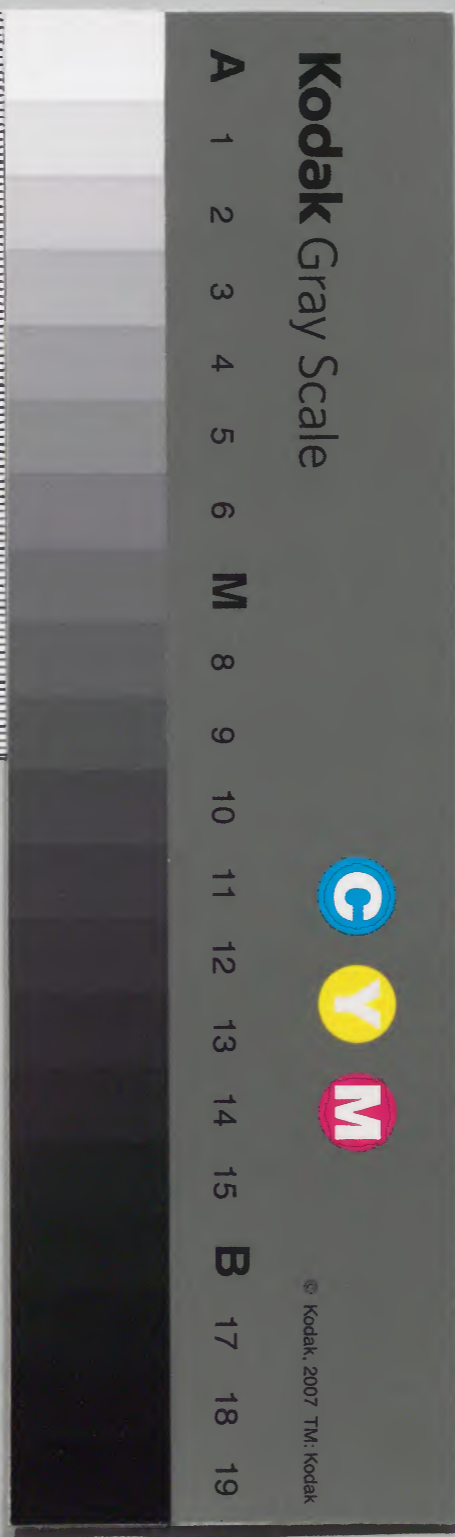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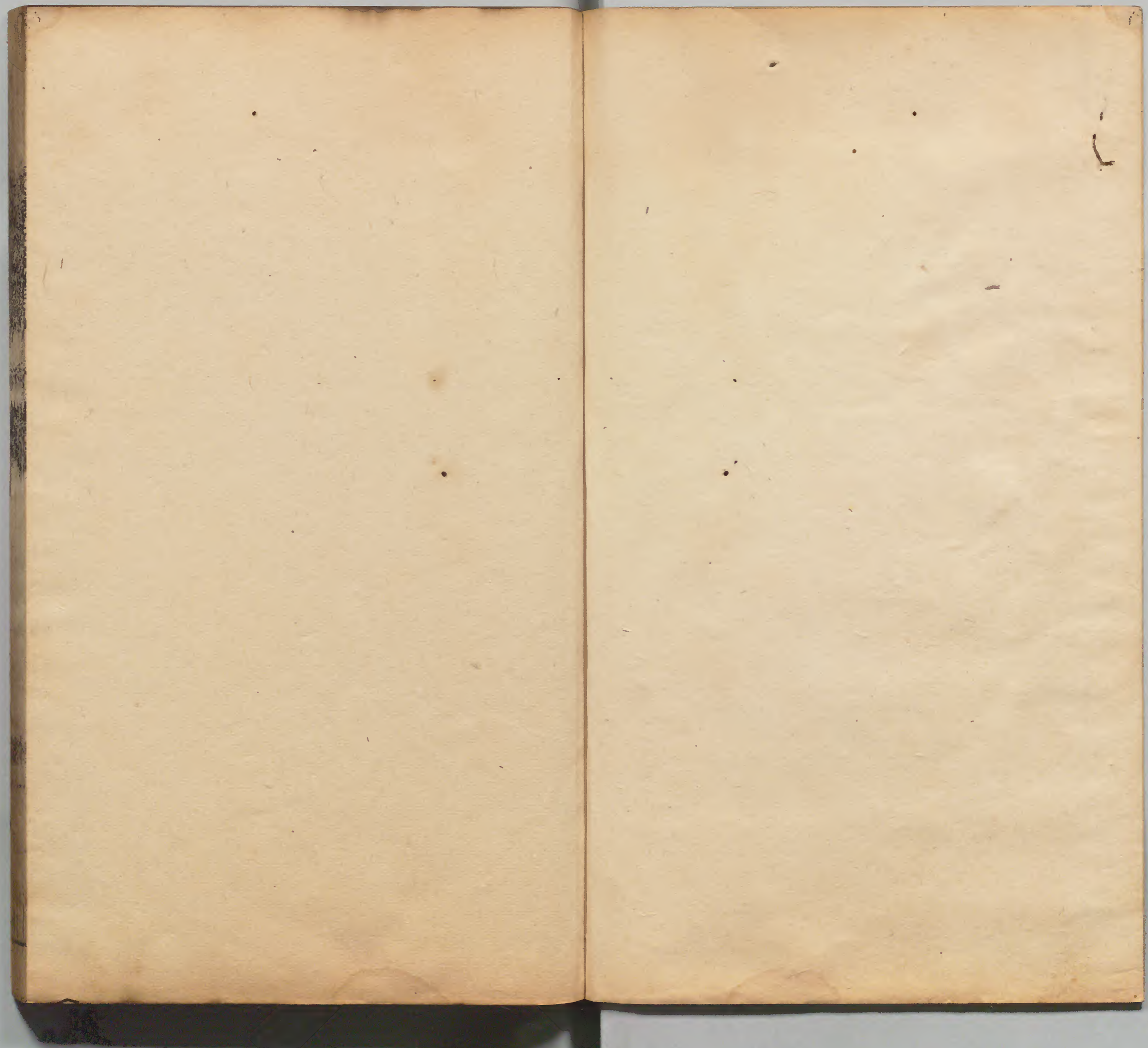
三十三

庫	文	閣	内
四六	函	一三	架
二〇〇〇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二九	函	一四	架
二〇〇〇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 33)
函號	290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四

淺草文庫

名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舉進士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四

錢若水

七

文

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詎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

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兇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

轉運使盧之翰有隙後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  
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八  
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  
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  
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  
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  
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  
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  
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

以擢用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  
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  
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  
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  
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  
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  
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  
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  
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曾中豁如也時呂

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

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直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眞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俄詔脩太宗實

錄若水三 未成務場億等同備李元諤與焉上曰自  
太平興國 年已後皆李坊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  
直筆若子 爲之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  
餘悉許之 書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  
太宗有言 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  
送來熙陵 李至嘗誅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淫俗  
若水不從 呂端雖爲監脩以不泣局不得署名至抉  
其事以爲 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  
議不能奪 既又重脩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  
未周歲畢 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  
爲是實錄 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  
定俄判吏 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  
策有曰孫 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  
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  
賞罰不私 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  
寇俘掠生 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  
不能制勝 朝廷未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  
者斬今若 斬潛以徇然後雅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  
人增其爵 秩分授兵柄使府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  
除孰敢不 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

獨思道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  
塞然後蓋輅還京大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  
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  
兵數萬隨崇至高平一時懦將契愛能何徽等臨敵  
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  
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  
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卷爾以陛下  
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  
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  
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

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  
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  
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  
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  
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  
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  
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  
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  
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  
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



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  
日募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何  
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  
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  
召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廩贍不克則官為支給然  
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為  
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  
過勿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  
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  
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為招收軍給與糧賜蠲

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  
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  
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  
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  
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  
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取動矣何謂革將帥今  
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傳潛以八萬  
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鑿輅親征則城邑  
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  
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

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訊之皆以思親為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亦赦汝郭進殺汝矣其

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劬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今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疆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無事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可不慎也夫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勝此當御之上策也夫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

史集左編卷三十一  
備完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覈實按察不能決  
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水自去冬名地絕之  
若水上言綏州項為內地民賦皆集尚須分補餉  
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戍  
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峭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  
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阻若未葺  
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况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  
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闕面陳  
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嘗衆過河分布軍伍  
嚴有節制深為戍將推服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

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  
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  
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北戎猶擾  
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  
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  
犬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  
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  
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止疑其  
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天是秋又遣  
巡撫陝西綠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并代經

史記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九  
三升  
畧使知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  
自是體貌瘵羸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  
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  
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  
大事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  
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精術數知年壽不來故懇避  
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若水嘗遇  
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恠後以傳楊億故世稱二人有  
知人之明從弟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  
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  
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  
問賜緡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  
 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  
 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  
 犀帶寵之即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  
 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  
 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  
 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  
 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  
 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

內脩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  
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  
其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  
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  
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脩  
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避  
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倚  
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  
實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  
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  
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  
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  
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  
夫以下皆損其食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  
霑宿麥未萌既無積蓄民饑可憂陛下詔直云君臣  
之間政教有闕自燕異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  
軍士邊庭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  
足復故三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自減奉以贖  
其蠶之弊外則停歲貢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

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配隸之無非竊盜者釋之  
 然後以古者爲流渡河飛隴越境之事戒敷州縣官  
 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  
 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  
 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入坐有詔勿治禹偁疏雪鉉  
 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  
 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  
 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  
 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  
 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

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  
 繼遷身首不梟卽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  
 欵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  
 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  
 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欽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  
 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  
 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  
 五十匹爲潤筆禹偁知之及出滁聞人言其徒步來  
 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  
 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一馬價哉老知揚州

身集卷之三十一  
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戒冗兵併冗吏三曰艱難  
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日  
親大臣遠小人疏奏召還復知制誥真宗暇召與  
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關諫諍之路彰為誥  
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于嚴緘之言  
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  
誠宗社之福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咸平初預脩太  
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  
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

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因習弓劍然後漸葺城  
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剝畧之虞  
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一虎鬪其一死食之殆  
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  
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無繹之詢日官  
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新州禹偁  
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荏生還茂陵封禪之書  
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  
八訃聞上甚悼之厚賜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  
敏贍遇事敢言善養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已任嘗



史記卷之五十三  
卷之三十三  
云吾若生元一，時從事於李韓，在羣前，斯無媿矣。其為文著書多，少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蓋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如何？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

平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畧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聖王，雖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亂。天宗，平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今江淮，多城，其甲推其常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一，二，人，小郡，人以克常從號曰長，實，名，為，城，焉，者，地，建，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登，其，技，之，其，道，也。臣比在滁州，但發，其，統，濟，兩，城，無，人，其，上，台，直，代，主

開閉城池類也。蓋及後漢。稱爲三鎮。乃與  
 滁州無異。蓋三鎮。亦三。其後。便巨。張子  
 十損四五。蓋不。有。遂至于此。今  
 黃州城。雉。不。一。旱爲。盜賊竊  
 發。雖思。禦。以。太祖。諸侯。跋扈之勢。太  
 宗。杜。僭。觀。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外。設。法。救。世。久。則  
 弊。生。救。弊。之。道。在。乎。變。化。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  
 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滅。池。墮。地。一。也。兵。仗  
 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  
 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  
 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  
 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史記卷之...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規得諱絕以激使其眾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泉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  
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  
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  
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  
其壯者爲宣教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旣而兩軍  
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  
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

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  
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西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  
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  
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  
善意元昊克降旣而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  
左右曰有臣如此吾請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  
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  
尹率書板議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  
士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

方平曰得新附之小寇失久和之舊釁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諫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變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旣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畧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待讀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

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趨  
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  
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  
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  
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  
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  
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  
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  
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  
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  
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  
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  
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  
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  
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  
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  
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  
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開封還爲學士承旨帝  
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  
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

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乃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  
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  
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  
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  
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  
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  
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  
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  
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

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  
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  
亂京西轉運使令一節各會兵十州民大駭方平持  
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  
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青州未  
行帝問程宗傑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  
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  
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  
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一能以十五萬人而獲  
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為暉於

是朝廷若肝食矣真宗覆瀛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敗利不成誰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今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傲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公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相論政不同欲實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不命言無以副朕意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事不可



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  
壯士健馬棄之矣荒其志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  
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皆如其言新法警河渡  
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守閤伯忽子廟皆爲買區方平  
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  
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  
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  
以太子少師致仕制行屢宣徽使猶領之如故哲  
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  
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  
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  
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  
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  
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  
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  
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  
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  
平日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  
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  
更方平惡其人數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

其說雖偏亦有見之

蓋弼素亦善安石云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  
 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  
 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  
 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木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  
 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  
 年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  
 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  
 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  
 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  
 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

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  
 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  
 廣上聰上方嚮之而吳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脩余  
 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寡公  
 尤傾身下士以表春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  
 傲誕為高於是私說之勝而朝廷輕矣龍川志云予  
得其一不待其二從其今世朝廷輕甚其愚曩日之  
重然不知一不厭而大臣恣為非橫而下必已能動其  
害亦不細也使了謂之時臺諫言事必已若仁宗  
中年其敗已久矣臣之非諫言事必已若仁宗  
亦必有其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別不在此其害  
上與物無私而學動之重輕別不在此其害  
安在使下不得諫哉下無以議之如朝廷重矣  
也可則從否則違之可浴于偏重哉西漢之初專任

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帝曰誦董仲舒皆至死不得用事編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也

###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  
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  
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藉  
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上疏論民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焯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  
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疆大匹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  
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  
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  
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  
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  
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  
有司今使外府鬻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  
體仁宗遽止之在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  
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嘗聞

法吏無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  
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其卿爭論  
禮並補外皆上童留之石全贊護葬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  
無此北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  
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  
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  
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畧不言陳執中  
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管殺婢御史  
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  
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  
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  
辨堂陛識者躋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  
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  
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  
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  
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  
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

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憂心其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鎮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接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

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  
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  
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鎮曰今  
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  
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  
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  
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改集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遂知制  
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  
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  
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  
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漢王兩制臺  
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  
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  
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  
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漢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  
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  
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

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  
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  
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  
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  
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  
請外故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脩雅相善及議濮王  
道崇事首忤脩意脩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  
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  
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  
貶失實乎至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  
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  
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  
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  
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  
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  
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  
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  
惠卿在邇美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



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

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拮據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  
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  
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  
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  
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  
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  
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  
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  
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  
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  
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  
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  
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  
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  
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在勞甚溼復告老以銀青  
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  
得古法極主房度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  
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

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  
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合升斗豆區  
鹵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  
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資有加  
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  
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  
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  
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  
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鎮平生與

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  
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  
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  
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  
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  
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  
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  
鄉人有不克婚娶者輒爲主之兄鎮卒于隴城無子  
聞其有遺腹子在隴外鎮時未仕徒步來之兩蜀間二  
年乃得之曰吾克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然已

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  
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  
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  
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還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  
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他色鎮言二  
十年來曾甲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  
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  
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  
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  
死常不取佛法某謂鎮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  
罵祖可也鎮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  
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  
歡少間則以禪說相勉鎮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  
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  
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  
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  
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  
意亦將以曉鎮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淳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晝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  
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  
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  
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  
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  
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為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  
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  
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  
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

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  
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  
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  
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  
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嘗嫌辭改除著  
作佐述修仁宗實錄檢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  
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  
此起凡可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  
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  
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

願止於未然示儉教朴饒養至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聲之聲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以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曰除服不關樂設宴射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夏者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人之進學在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

夫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  
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盡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

出於新舊之間兩所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  
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  
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  
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舉而不問若稍施懲譴  
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  
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  
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  
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  
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

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  
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  
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  
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省其可任則以次表  
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  
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  
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  
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  
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



太后保護一與亦願因而勿忘二外議雖虛亦足爲  
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  
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報則誠爲過及其已  
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木然之言勿使  
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故百諫在中書改  
侍講學士百諫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  
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  
顛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  
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  
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  
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  
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  
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  
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  
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警疾而  
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  
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三懲一人以警羣  
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  
人再破壞四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

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  
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  
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  
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  
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  
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  
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  
靜恭已以臨之虚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

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  
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  
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  
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  
而所召先內侍熙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卽賜追  
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  
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美其勳舊之臣屏棄不用  
忠正之士相繼引去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  
苦百姓流徙賴先帝是悟能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  
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

章惇開五尺沈起奏受管沈括徐禧俞允祿諤興西  
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  
不得不在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  
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四李稷陸  
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  
嗟然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  
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  
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  
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  
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

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  
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至  
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空市井之微  
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  
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  
子皆在其中三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  
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與有相章惇意望西力言惇  
不可用奉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  
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  
誣又誣其諫禁中崔乳媪事遂起武安軍卽度副使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累死州卒年五十八祖  
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遺事則別白是非不少  
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之多嘗講尚書至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  
肯再三乃退每嘗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  
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  
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  
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是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仕學士儒林有傳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  
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  
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舉進士  
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  
遷知昌州之新城歲適大歉有疆發民廩者執其首  
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  
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  
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  
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閔漕

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  
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  
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  
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蓋民  
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  
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  
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  
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  
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  
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

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裁舉員賞格以勸選人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  
舉行未果以語頗戡戡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  
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  
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  
授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  
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策一事既至  
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木塘以  
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  
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濬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

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募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入日習馬射令所部兵苦做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飢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繫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勤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指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

置命兩淮師三三相為援與之啓立堂曰兩淮分任  
其責而無高調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師果能疾馳  
往救乎東師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閩俯取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閩則事事  
稟命朝必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寤召為書少監軍  
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楚嶺應召不已  
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警可慮者非  
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發累疏數千言每  
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  
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

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  
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  
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  
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  
大才之兵屢屛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致屯鳳州張  
威屯西和奎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  
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  
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  
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

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餘人鳳州邊守將求援二與之使都統李冲察言曰邊將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俟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事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

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糶本又慮關外歲糶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虞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糶是蜀知名士若家大



西游似李德傳李心傳慶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  
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河帥趙彥呐方  
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譏事者必此人  
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  
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遂以鄭損代既受代金  
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  
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  
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徽猷閣學士  
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  
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福禍其徒皆釋甲而  
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  
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  
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  
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

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終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

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

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也又曰邊臣主  
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至言一  
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議  
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賊盜跳梁雷  
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  
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陛下所當稟稟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  
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  
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  
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

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  
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  
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  
年乃得致仕以觀之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  
郡不受廩祿之入是亦餘告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  
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元耶律屋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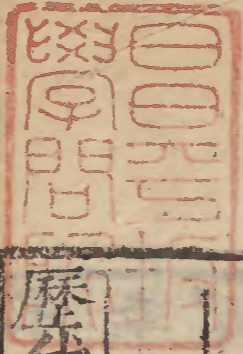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五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  
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  
間為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  
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  
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李胡太宗子世宗弟丹王  
之子東丹王太宗元也  
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悔悔相謂曰若  
果戰則是父子相戾矣軍次橫河渡隔岸相拒時屋  
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  
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

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無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卽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宜徵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柰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孰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行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

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於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筆而退太后泣日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執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勸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夫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元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復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

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益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事遂寢未幾劉哥遂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鞠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斃遂劉哥以

益都使轄晏斯三二年表列恭寧王察劄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為右六室許繼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羣臣皆醉察劄弑帝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進入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暹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劄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今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為北院大王總山西事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為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屋質以聞帝命受之是年五月薨壽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四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